

思一睹故鄉顏色。會以故交鄭省泰瑞夫陸參政宗騏之邀返粵參李公伯豪

幕府，襄治振政。休沐之暇，輒開粵都諸君子盛道仁化丹霞山之奇，以為履粵北而不訪丹霞，猶過魯而不朝泰嶽，入蜀而不登峨嵋，故三十年元旦，即擬命

游粵北仁化丹霞山

梁謙武

東方雜誌 第三十八卷 第十四號 游粵北仁化丹霞山



三之像影壺陶符神魏



二之像影壺陶符神魏



銘之部口壺陶符神魏



銘之部底壺陶符神魏

119370

僑囑侶，驅車一游。願以汽油貴於脂血，仁詔往返，動需二三百金，當茲公私交困之秋，詎易致此膏秣？況新亭之慟未消，則蠟履之興難發，用是廢然而止，以爲山靈展謁，當俟諸抗戰完成而後矣。

仲夏二月之杪，中央振濟會副委員長屈公文六（映光）莅韶考察振政，余以職責所在，爲導觀兒童教養院、婦女生產工作團、技工養成所暨粵振會諸機構，凡數日。既蒞事，屈公以游丹靈請，主席李公伯豪隨之，囑陪行。余喜出望外，乃約游侶，期以三月七日晨發韶關，而以互勵社爲集合地，社固粵都往來冠蓋停驂處，而余陪屈公下榻於此者也。屆期，踐約而集者凡九人，一卽屈公，次豪公，主席夫人吳院長菊芳（吳任兒童教養院總院長，轄院七，收容教養難童及萬人），次中振會張委員子廉，陳委員志皋，郭組長孝先，次袁經理厚載，次朱參議樹楠，次高居士浩文，次爲余。臨行，詢路程，備舟車，戒行李，計由韶謁丹靈有二道，從水則去程四日（以逆水故），歸程八小時；從陸則車行兩小時許，抵仁化，再掉小舟一小時，半抵山麓。余等以陸行速而舟行緩，乃決遵陸。又以今年粵苦霖雨，仁韶路積潦淪淪，小汽車往往往陷輪不能通，乃備大客車一，小汽車一，俱驅而行。又以山中百物不易致，特預購饌糧果餌洋燭火種之屬，好潔者並攜臥具，更電告仁化縣杜縣長世珍（字寶山）囑市雞豚米麵以佐膳，部署既洽，遂以是晨十時行。

午十二時，車抵仁化，吳院長菊芳亟邀屈公乘便視察兒童教養院第五院，院設於縣屬之董塘葉家祠，規模甚拓，內容難童數百，朝氣勃發，矩矱秩然。旋驅車至縣府（車行約一小時），縣長杜世珍偕其夫人羅桂馨郊迎。時已薄暮三時，衆議不進署，而就縣立體育場少憩。環場四眺，奇山滿目，大異於曲江之山，亦異於常所見山。蓋常所見山多爲迤邐波紋，澹漾之態，而此間山則往往巨石矗峙，孤崖懸聳，其質則半土半石，其狀則人或物，全縣皆然，固不止丹霞而已。衆方游目騁懷之頃，杜縣長忽遙指面對一山，謂屈公曰：是山爲丹霞餘麓，土人名之曰死屍山，山頂隆窪之狀，酷類死人僵臥，若者爲枕，若者爲頭，若者爲鼻，若者爲鬚，鬚次爲頸，頸次爲胸，爲腹，腹下爲足，直申而翹其趾。余且聽且覘之，厥狀果畢肖，不知造物者何時下此神工。杜氏繼曰：此山正對縣府，邑人羣謂弗祥，坐是年年疫疾時作，死亡相望，人口日減。今年統計

才及四萬耳，然無以禳之，副座滿深佛理，願爲邑人請命。屈公沈思有頃，曰：此易耳，盡更其名曰臥佛山。茲山雖有定形，然本無定名，衆生有所蔽，則以爲死屍，我佛有所明，則以爲本體。佛既來則死屍去，佛既在則死屍除。衆生能以佛視之，則苦者樂，病者瘳，死者生，而一切災眚咎戾，皆化吉祥矣。同游者皆鼓掌稱善。杜氏又曰：屈公雖說此法，然邑人苦未徧喻，終不能以佛視之，將奈何？屈公曰：是有術在，茲山通體黝黑，惟山腰白色之壁，方廣逾丈，可召匠就其處鐫臥佛二巨字，旁題一我佛憫衆生疾苦，願以身代，故臥病於此。一數言，工竣之日，集邑中鄉區保甲長大會以落之，並詳告以易名之故，羣衆耳目一變，久之將造成普遍心理，消災化難，胥在是矣。屈公旋以題字示杜氏，並囑袁君及余爲鐫刻石資，使促其成。同游者皆贊歎，咸謂未到丹霞，已修功德，菩薩境界，一時湧現於衆心目中。而余尤感屈公智炬之大，佛根之高，蓋禳除災眚，不免落陋俗窠臼，惟本我心卽佛之旨，而因勢利導之，使羣衆於不知不覺間，化死屍爲臥佛，則心理一轉，天地頓易。此不但足證佛法之無邊，卽千古來聖賢豪傑，所以能鼓舞羣倫，改造宇宙，移易風氣者，胥賴此種神機妙用，金針所度，正自無窮。他年臥佛山成，仁化人口，必有受此暗示而反減爲增者，詎不與丹霞並傳千古耶？

易名之議既定，杜縣長飭員買棹，籠雞裹稻，將趨丹霞。惟吳院長菊芳以此來特導屈公視察兒教院，游山非其所志，且曩昔曾蠟履齒，乃請退出。袁經理厚載、陳委員志皋、朱參議樹楠，亦臨時以有他事不果行。衆以袁等近山咫尺，望而不卽，靡不爲之惋惜。屈公諱以缺乏勇氣，余亦力從慰之，卒不肯。吳謂余曰：若自意能畢游茲山乎？余曰：屈公高年，尙無難色，余豈後於屈公？吳莞爾曰：屈公素以年高步健著，人所稀及，請與若約，若能畢游而不病足疼者，歸時願殺雞爲壽，否則幸毋以羞袁君等爲也。余竊忖吳必經此苦，故云爾。然自信二十年來，素習早操，體健尙堪耐勞，遂漫應之。厥後游事既竣，每舉步下階，雙腿果隱隱作痛，兩日後始漸平復，乃悟體力之不可假借也。如此。吳陳袁朱既退出，游侶驟稀，幸杜縣長以盡地主之誼，故願陪屈公登山，復令丹霞管理處辦事員方君忠俠與偕，藉備沿途諮詢，乃得整隊以行。從仁化縣城至丹霞，爲程二十五華里，水陸皆可通，遵陸者，由縣城渡錦

江，步行經水，南洋樓高屋等地，約二小時可達，如以肩輿代步，輿資三元；循水者，則泛舟錦江，順流而下，約一小時四十分可達，舟資大者七元，可渡三十人，中者六元，可渡十餘人，小者四元，可渡五六人。（歸時逆水而上，約需五小時，舟資大者八元，中者七元，小者五元，皆爲仁化縣政府所規定。）是日因游侶頗衆，肩輿難僱，且攜物事至夥，故以舟往。舟形如舢舨，七八人坐其中，肩摩膝擊，江水碧綠如湖，丹霞早已在望，然左之右折，卒歷二小時始抵山麓。麓前白沙淺灘一片，其質幼潔可愛，髣髴香江淺水灣前之灘。衆立沙中遙望，山勢不高，拔海約千餘尺。（此數僅以目測，無書志可考。）登山之路亦不陡，紆徐繚繞，平畝相間，欹處必有赤石作磴，計六百餘級而至山腰。惟山腰之上，羊腸險巇，且無石磴，扳擠者往往有難色。余等乃率僕役，挈行李逾灘而前，拾級數步，即有小築，睥然當路左，其內一堂兩楹，有額曰「餘霞散彩」。民國二十三年李公漢魂所題，是爲全山景物發軔處。屈公以其有額而無聯，爰題八字補之，其文云：

干雲直上，落日潛修。

離餘霞亭而西北，循石砌之徑，迂曲上登，了無所苦。惟沿路篁松林立，時值雨後，陰森之氣，襲人肌骨，濕葉滿徑，踐之足底作凍。歷四百餘級而至半山亭，亭爲仁化富人陳文甫所建，亦有額而無聯，屈公復擬聯補之，其文云：

六度重精進，中途莫浪流。

亭黝壘甚新，欄几皎潔，余等初擬小憩，惟時暮色已四合，乃相促復登。由是迂迴而北，岩石隱現，與林篁相間，已漸有邱壑意。前廣東民政廳長林翼中曾刻石岩壁間，其文云：

拔地千尺，倚天兩關。（丹霞有一二兩關，詳後。）玩霞來坐松篁間。

蓋自是而上，漫山皆爲松竹，故云爾。復迤邐而前，則爲伽藍石，其高數丈，狀如伽藍趺坐，惟面首略闕。再折而西北，石磴忽狹而級陡高，加以積潦滑凜，步履漸困。然拾級既盡，天地忽形開曠，巨岩當前，高十數仞，仰望如山城。岩壁刻石二，一爲「丹霞」二字，關中王令所題，字徑約二尺許，甚遒勁；一爲「到此生隱心」五字，三韓高承爵所題，字徑亦三尺許。循岩隅轉，則爲巨岩之正面，峻壁摩空，廣百餘尺，而高倍之，壁面平直，如經人工削磨，壁頂上盛盤山，儼

若無邊巨釜，人立壁下，仰觀恍登長城之巔，而叩山海關之門，雄奇壯偉，恍心劇目，誠足稱嶺北羣山冠冕。壁上橫刻壁窠大字四曰「法海慈航」。雲中朱海濤書，每字徑逾四尺，全山刻石滋多，而以此刻爲最巨。其下左方，刻鄭宗堯題「誕先登岸」四大字，右方刻明末河南南陽李允茂丹霞山記一文，凡一千三百餘字，每字大約寸許，然以岩壁土質漫漶，鐫鑄又不甚深刻，故讀之頗費目力。顧李氏昆季，爲開闢丹霞之華路藍縷者，不特百世後游人一步一履，皆拜其賜，即明末清初一段痛史，亦緣李氏開山之故，而留存正氣於天壤間。（詳後）丹霞不可不游，則李氏之記不可不讀，爰摘錄其一二節如次：

（丹霞山記）（上略）

伯子撫軍處州時，聞先大夫計，奔號嶺嶺扶欄南徙，抵仁化界上，日涉百餘里，凡雲峯峭壁，登眺幾徧。一夕與邑明經劉子太學生周子夜話，及韶南二十里之丹霞山，明旦，伯子輒以一舢舨，邀諸子偕往，至則一望辟易，儼有劍閣之險，攝衣而登，約數十丈，便崎嶇難犯。伯子攀藤拊木以進，手足交致力焉，如是者數。（中略）是夕與諸子宿山中六祖堂，堂有上人，趺坐誦經，伯子固有「聽經此日當重九，探巖何人更一雙」之句，隨與諸子曰：「是山也，有險足固，有岩足屋，有樵可取，有泉可吸，其亦避世之奧區乎？」乃搜積俸百餘金購之，而□□佳城，卽下於對岸雲石之陽焉。襄事已竣，伯子翦除荆棘，鳩工重修關門，曰：「此山之鍵也，聊以固吾圍耳。」於是從入之路，可鑿者石而梯之，不可鑿者梯之以木，蓋升天無階而有階矣。而凡我故舊，風雨飄搖，伯子胥與居於是山焉。（中略）顧余所甚悼者，伯子以介石之行，甘播越之苦，蒼梧既駕，資志旋終，不克久有此山矣。今先後同志來此處者，如際霞包君，兩歧賀君，亦若姚君，若耶李君，樵谷張君，美生韓君，厚吾寧君，二西陳君，文夢許君，經宇李君，士瞻李君，暨余小子允茂，兩姪瀾洪，甥唐運泰，皆有室家僕婢，無慮千百輩，咸邀靈此山，得以脫然於劫灰煨燼之外，則此□□之功，寧有紀極耶？（下略）

竊玩記文意旨，直借丹霞爲舉族避秦之桃源，而夷齊首陽之心，尤隱約於言外，故記中所稱「探巖何人更一雙」及「得脫然於劫灰煨燼之外」諸語，雖千載下讀之，令人猶有餘惘。嗟夫，丹霞不止以山傳而兼以人傳，余殆已約略得之矣。

119372

循峻壁山城而西北轉，危岩相望，而石刻亦益多，如「赤城千仞」，（鄭祖仁題）如「聳奇爭秀」，（袁嘉言題）如「禪林第一」，如「紅塵不到」，（不辨題者姓名）皆蔚然可觀。過此，則為第一關，即丹霞第一重門戶。關形如小碉樓，瞰孔三四尚可辨，入口絕狹，僅容一人，關上豎刻「丹霞山」三字，橫刻「別傳寺」三字，為前廣東師長陳章甫所題。關前石磴，嵯峨逼人，登者凜凜，大有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之勢。余初意禪門方便，何為設此據土守險之形，頗怪之，而不知是中蓋有一頁民族鬭爭史在也。

越關左行，為鐘樓，為客堂，為準提殿，為觀音殿，為六祖堂，皆寺僧暨丹霞管理員所起居處。堂門懸開山和尚澹歸所書木刻聯，字體蕭散，有明末書家風致，文云：

風過竹林猶見寺，雲生錦水更藏山。

上款署「癸丑初春，為贛湖道兄題」，下署「今釋」。贛湖者，當即鑑湖，開山鼻祖李允茂之字，今釋即澹歸和尚別號，意必二人同時隱遯，故其稱謂如此。堂下復閣置李氏題額一方，曰「三岩高處」，草書，而結體近米襄陽。余意二人開闢此山垂三百年，時移代易，且更大變，（見後）藏經遺物，蕩然無存，而獨留此一聯，誠足珍貴。但惜無斯文大雅者，欣賞而拂拭之，致使泯沒，廢棄於岩之隈，室之隅，用捨有時，物猶如此，又不禁為之扼腕。旋西行數武，忽睹赫然庭宇，輝耀於荒山古寺間，全山建築，斯為傑出，余等於夕暝昏昧中，拾六百餘級而抵此，足力既疲，更如行脚僧之得入化城，乃決卸裝下榻。於是，是非他蓋，即游客居停之丹霞精舍也。

舍為大雄寶殿故址，燬於乾隆專制之火，（見後）民國二十三年，仁化縣長戴旭昇，就其址建一堂六室，左右各三，堂外四週繞以圍欄，堂內黝壘牆扉，悉施西化色彩，每室皆具牀桌被帳之屬，雖不甚修潔，然逆旅得此，已感不惡，有所不足，更可貸於寺僧。堂右為廚，爨事畢具，廚下為廁，築木樓於山坑之上，廁倉廣而且潔，纖塵勿染，下距山坑可十餘尺，穢濁之氣，亦與鼻觀絕緣。足稱中國古式圍欄上乘。余語杜縣長曰：粵府播遷而後，物質蹶竭，土木不興，羣僚衙署，至緝竹誅茅而居，今視此間，恍如置身天堂，不意北陲邱壑中，乃有此起居坐臥諸適人意之境，真可以招隱矣。杜氏曰：何止於是，禪房裝備電話機，

可與外界通語，管理處設置專員，可任游客指導，販賣社常備油鹽薪水，可充庖廚飲饌，竈下爨養廚役，可供奔走差遣，凡游客登山一宿而去者，僅酌徵費一元或半，用助修繕，其他悉無所取。隨以「游客須知」一紙見示，曰：凡游人舟車食宿之所資，靡不條列其中，足稱游客指南矣。余等讀而樂之，迺與屈公等各居一室，杜縣長攜謙，則別宿於寺僧之旁舍，廚人殺雞為黍，用佐晚食，惟缺燈火，則代以洋燭。願堂上有奕枰，食罷，開枰與杜縣長對奕，惜余素不善博，兩奕兩敗，至興盡而後歸寢，雖草牀薄被，衾枕無溫，然終日馳驅，一覺黑甜，條不知東方之白也。

晨起，疑若置身一新廈中，舉目四顧，有燦然炫耀之金字石刻二，分嵌左右兩壁，右為林翼中作，左為李公漢魂作，李作着墨無多，而簡潔可誦，其文云：

〔重修丹霞記〕 踰庚嶺而南，展然大觀，舒雲布彩，與鼎湖羅浮相抗者，其丹霞乎？顧名不彰，游履弗至，與草萊終古者久矣，而仁化亦鬱鬱無生氣。戴令旭昇始請重修，予以有與於是邑也，故樂為籌釀，凡若干日而工告成矣。夫晦者必有顯，以茲山之奇，仁化之僻，表襮於今，宜矣。異日航梯相趨，市廛以盛，豈僅為邑乘光已哉？予嘉戴令之勞，有以輔於政，且善茲山之將為世用也，故記之。民國二十三年李漢魂。

舍門乍啓，有坪翼然當其前，方廣數丈，恍如網球之場，下臨重岩，又若瞭望臺之附於巔也。憑坪欄而內望，則精舍門首，黝刻「丹霞精舍」四字，為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所題，腰以游瀛一聯，其文云：

亂石不須窮點綴，有緣仍須再登臨。

上望則為丹霞主山長老峯，矗立如城，正當精舍之背，外望則羣巒環列，奇詭萬狀，有若大寶蓋者，有若大石鼓者，有若大盤飢者，有若大洋船者，（俗有五馬歸槽之稱）中間錦江彎環貫注其左，綠波與赤岩相掩映，遠眺重真，寒變峯，儼如二巨艦劃波破浪而至，詩景畫景，一覽全收。自山門峻壁而外，此最足留人瞻眺處，無怪大雄寶殿及精舍皆擇地於此，洵山中勝地也。

余等眺覽之餘，游興大發，加以屈公之促，遂草草朝食訖，邀寺僧為導，游寺僧曰：純和年五十餘，性僅愿如其名，自言清光宣間，曾隸軍籍，未嘗娶妻，二十餘歲出家，初游南華，繼卓錫本寺，以地險而缺供養，同侶絡繹星散，僅餘一

人守山奉佛誦經，乃至樵採炊爨，皆一己自任之，不爲苦也。累年香資所入，可千數百金，皆用以興土木，現復於精舍之左旁，依櫟更營小築，以期方便游侶。問有寺產乎？曰：田產皆本甚富，年可穫穀一千七百餘擔，惟自仁化中學創立後，悉取以供經費，每歲僅以餘穀十八擔分潤，而仁化縣府辛月給香燈資七元，特是涓滴，故僅敷一人之養而已。隨出糖果饌盒以餉客，余憐之，爲題贈香資十元，屈公亦贈以五十元。問寺之優勝處安在？則檢丹霞山記一冊（每冊售價八角）相授，曰：皆在是矣。余翻而讀之，前半刊山景圖十一幀，攝製草草，不足動人把玩，後半刊文七篇，首爲番禺許應昌筠臺氏之丹霞山記，文體簡潔，類縣志，丹霞履歷已盡囊括於其二百餘言之中，爰錄以供衆賞。

丹霞山位於廣東仁化縣錦江，舊名長老寨，相傳明末李允茂避亂於此，與故鄉鄧州之丹霞相肖，故名之也。山上有宋代閒人遺詩甚夥（著者按：今已遺失殆盡），碑刻亦不少，清澹歸禪師刊山卓錫，而名益彰。山峯壁立，岩石俱紫，俯瞰錦江，匹練迴縈，山笏揖紺碧交輝，類有晚霞之最高者，爲長老海螺次之一線天，別有天，又次之。岩之著者爲錦石、栗竹、雪岩，其次爲晚秀、大明、霧隱、龍爪、諸勝，從山麓而上，石磴凡四百一十九級（著者按：數實不止此），曲折紆迴，以至山半（即精舍處），雙壁劃分，山門在焉。禪院萱樹精舍，隨勝錯列，緣鐵索登南天門，上達舍利塔，即見羣峯拱立，俯仰隨形，千態萬狀，出人意表。當游者登雪岩，酌乳泉，松風送響，蘿月掛空，無不有飄然出塵之感，誠嶺表之鉅觀，南中之福地也。附註：附近雙巒高聳，名僅金寨，又名屯軍寨，對面爲船峯，層疊如錦，昔藏經典佛像甚夥，惜爲不肖者盜賣殆盡。

次爲釋澹歸之丹霞山記，及丹霞營建記，顧兩文所記事物，十九皆沿時代而變遷，無足復錄。次爲李允茂之丹霞山記，大略已見前節。次爲軼名之錦石岩記（凡二篇），灑翰亦復尋常，惟有不著作者姓名之澹歸禪師略傳一文，長凡四五千言，紀述澹歸少年事，明抗清，崎嶇南服，壯年被刑逃禪，費志歸隱，身後文字賈禍，焚寺磨骨，一篇痛史，使人一讀一髮指，一思一嗚咽。余爲表曝幽德，發揚正氣，計本擬全篇錄之，俾國人共知嶺表窮岩之上，乃蘊藏一段民族血蹟，光照泉隴，雖未足與穗石黃花爭輝，然所以刺激抵抗敵僞之人心

者，至深且大。顧以限於篇幅，姑本原意，刪述其要如下（下文字數，約當原文五分之一）：庶幾丹霞之游，不止爲一邱一壑已也。

澹歸，金姓，名堡，字道隱，明杭州人，法號牛石翁。初知臨清，重撫字而輕催科，乃以歲計去官。煤山之變，福王繼位，偕里人起兵山中，應援浙東諸軍，未幾江浙瓦解，脫身出走。陸武建號，勸帝捨閩幸楚，依何騰蛟，而棄鄭芝龍，謂中與天子，須馬上成功，宜效光武，自將駁銅馬故事，不宜出入警蹕。帝語廷臣，如獲異寶，擢禮科給事中，以丁內艱力辭，特賜敕印，聯絡江上義師，既至浙，而鄭芝龍嫉之甚，嗾大將方國安誣以降清，執之，旋以御史陳潛夫之爭得脫。國安揚言，雖縱之去，幸勿入閩，入則必且殺之。潛夫以告，對曰：我奉勅印，不入閩，何以繳旨，倘死於盜，亦命也。卒謁隆武，上勅印，帝嘉之，將奪情，大學士曾櫻曰：上欲金堡，則宜聽其辭，乃辭朝歸，僑居辰州山中，日研佛典。魯王被執，永曆監國，謁帝於肇慶行在，疏陳八事，授兵科給事中。遇事直言，首劾大臣陳邦傳十可斬（後陳果以反誅），次及馬吉翔、龐天壽，嚴起恆等，迨何吾驥、黃士俊入輔，復交章詆之，又劾大學士王化澄，貪鄙無物，望當經筵面叱之，化澄憤碎其冠，堵胤錫立功湖南，歸劾其私通孫可望，泊可望遣使乞封，復七疏力爭，胡執恭矯詔封可望秦王，並請斬執恭，可望由是怨恨，（可望後卒叛變）旋又連劾侍郎萬翔、程源吳貞毓等，諸廷臣無不遭摈擊，一月章至六十上。蓋是時，政出多門，爵賞冒濫，賢奸淆雜，舉措失當，惟瞿式耜守粵西（留守桂林，後殉節），李允胤守粵東（李成棟義子，後亦殉節），矢志恢復，道隱外援瞿李，內結袁彭年、丁時魁、蒙正發、劉湘客等（時人稱爲李家五虎），引繩批根，日以清君側爲事，故諸輩小無不欲置之死地。永曆四年，清兵破南雄，帝徙梧州，陳邦傳統兵入衛，修舊怨，借吳貞毓等十餘人，合疏論道隱輩朋黨誤國十大罪，帝不察，議下錦衣獄，瞿式耜再疏申救，弗聽，都督張鳴鳳受密旨，將殺之，陳刑嚴鞠，榜掠慘酷，道隱大呼二祖列宗，至折其左足。大學士嚴起恆請對水殿，復率諸臣伏沙灘求免刑，皆不省，獄成定讞，杖八十，遠戍終身。（後李元胤偕高必正黨守素二帥入朝，太后召對，論道隱冤獄，太后支吾其詞曰：卿勿認金

119374
堡等爲好人，彼卻謗卿謀反，元胤曰：「有本乎面奏乎傳言乎？」帝不能答，必正曰：「重處堡等是也，然處堡等之人，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，無勝於堡等之事，奈何？」帝后皆默然，蓋是時永曆卽位已三年，堡等去而帝始見聲色矣。臨發而清兵追至，乃道桂林，未幾桂林破，留守瞿式相殉難，道隱夜夢，殛首法場，醒而有悟，遂出家於茅坪，始名性因，時年三十七。既而屢絕糧，一月僅得五飯，幸靈田莫方伯夫人招授其幼子書，乃館穀於莫家，得不死。清兵破潯，永曆帝逃貴州，道隱捨莫氏，東入粵，參雷峯事，天然和尚親執竈下役，滌盥器，易法名今釋字澹歸，繼出彭蠡，涉大江，會其妻方氏卒，焚其靈，使其長子世錫相隨，而囑次子世錦於友，爲詩示之曰：「有兒許讀書，不許學干祿，汝自了汝事，我自結我局。」時人誦者，無不流涕。逾年，歸嶺南，旋偕遺老棲隱於東莞之篁溪。越二年，緬人擒永曆帝獻於清，明亡，道隱知不可恢復，乃由端州至丹霞，得李永茂之弟捨山爲寺，闢叢林，自充監院，號別傳寺，爲久隱計，創泉造石，運水搬柴，躡州過郡，胼手胝足，五官並用，不以爲苦。康熙五年，迎天然至丹霞，營建益廣，悟道益深，四方瓶笠雲集，堂舍幾不能容。按當是遺民而義不帝清者，既而天然去，道隱亦以老退院，出嶺游於南昌，當湖金閭間，六十七歲，示寂於嘉禾，囑侍者茶毗，收遺骸投諸江流，臨逝書偈曰：「入俗入僧，幾番下火，如今兩脚揹空，依舊一場懺懺，莫把是非來辨我，刀刀只砍無花果。」（兩語千載下讀之，猶有隱痛。）侍者不忍遺棄，奉骨歸丹霞，建塔於海螺岩，後九十餘歲，清高宗檢閱諸行省呈繳應燬書籍，中有澹歸徧行堂集，而韶州知府高綱爲製序，募資刊行，高宗憤其詩文多謗語，嚴令斥高，并令李侍堯搜毀版以奏。既而南韶連兵備道李璜偶以公過丹霞，見有廚封端甚固，詢何物，僧曰：「吾寺更一主持，例加一封，無從知之。」李命啓封，僧不能阻，得一冊，皆道隱著述，詆諆清室備至，李大翰請舉發，謂可冀升擢，李初不決，持冊旋行室中，竟夜卒上之，督撫以聞，乃命焚寺磨骨，是役寺僧相連死者五百餘人，嗚呼酷矣。

余讀此略傳，既竟，血潮爲之凝沸，山靈爲之變色。蓋余初從先君子冠林公治史，最痛心疾首於朱明之亡，以爲古今帝王失國之慘，莫如明，民族反抗之烈，亦莫如明，且以莊烈之勤劬，而得魚爛之果報，其事機之錯綜，因果之微

妙，尤莫如明，故動人悲憤，發人警惕，誠莫若讀明亡之史。今觀道隱此傳，既憫前哲之顛連，復傷河山之破碎，真不啻立新亭之上，起周庾於前，取甲申殉難永曆紀年，諸紀載而一一觀縷之。舉目霞山，松篁沾漬，寧不疑爲我民族時人之涕淚，泉澗淙淙，寧不疑爲我無名義士之嗚咽乎？彼李允茂之記曰：先後同志偕隱者十餘姓，皆有室家婢僕，無慮千百輩，澹歸之傳曰：四方瓶笠雲集，室舍幾不能容，嗟夫此皆義不帝清，而從澹允入山避秦之田橫義士也。焚寺之日，殉者五百，是十姓之室家，四方之瓶笠，皆化爲灰燼矣。以一二人之守節，而其友鄰千百相從蹈死而不恤，則澹歸之可歌可泣，可傳可誦，爲何如乎？或者謂以澹歸之才之氣，不得運會，卓然有所展布，而惟揜拳攘臂，日以發奸摘佞爲事，致能羣小集矢，幾隕身於五木之下，幸得不死，方將膏肓泉石以求解脫矣，然以憤排之念未空，留文身後，又賈磨骨燬寺之禍，有才人不能用世，諸世或確然出世，卽挫折顛頓至於此極，古今來類此者正不乏人，賈生、蘇傳已形多福，思至此，則又未嘗不爲普天下有才人咨嗟扼腕，不怡者良久也。雖然，道隱不窮，則何致開丹霞，丹霞不開，則何致煩屐齒，以道隱之奇士，得丹霞之奇峯，兩奇相需，乃傳千古一段隱痛，是亦我佛所謂因緣者非歟。

精舍當丹霞之膝，昨游僅爲山之下體，今游乃爲山之上體，下體促而上體修，（上體約當下體之二倍）下體夷而上體險，余於是與屈公等六七人策杖扶筇，從精舍出，首抵餉猴槽，槽形若巨池，積水頗深，斜對長老峯，側刻「潭影空人心」五大字，不辨爲誰何所題，其旁曰：別有天，相傳題刻者爲呂純陽，然恐未確，迤邐而北，大石虎踞路旁，復進，則石磴淺狹，莫能容足，余等徘徊不敢前，旋望見其左建鐵欄，右懸鐵索，遂扶欄握索而上，約二十餘級，抵一小坪，可小休，號曰二關，又折而北，磴更狹，山更險，其起步處，刻三韓蔡琦題「呼吸通天」四字，鄭宗堯題「竿頭進步」四字，及山左井志泰題「宜若登天」四字，余等知已抵險境，乃賈勇而前，幸鐵欄鐵索足供扳援，手足並用，反無懼色，拾二十餘級，瞥見道旁石刻詩二章，爲南海黎國琛所題，其鐫畫險巇，雖未盡致，然駐足讀之，不覺額汗之涔涔也。

〔游丹霞絕頂〕千仞丹梯不易登，扳援鐵索懷兢兢，雪岩曉秀饒佳勝，未若擠來最上層。穿盡松篁上峻峯，澹歸塔古半消沈，登山一覽衆皆小，康

樂當年惜未尋。

從此盤旋上擠，則爲丹霞洞口，洞門形如堡壘，門首刻「丹霞洞」三字，其右旁刻「立定脚跟」四字，爲姚武功所題，貼切環境，恍如暮鼓晨鐘。洞口絕險，僅容一人進出，洞內建築如碉樓，與第一關相類，饒有據險倚角之概。意者潛歸以遺老逃禪，慮遭清室法網，雖入空門，不忘武備，故擇居扼塞布置險要如此，觀李允茂記中所稱，修關固圉，正可爲此注脚。或謂潛歸歿後，有賊據此山營巢，未知孰是。

入洞門後，山勢益高，嶺望重，真兩峯，軒額呈露，峯下羣巒環擁，恍如艦底巨波，其旁有形若浮屠之塔，峯形若檣櫓之玉壺，峯形若寶冠之皇冕，峯高下錯列，形態極妍，離洞而前，山勢分爲左右兩支，右支由海螺岩以迄朝陽岩，當洞之東，左支由晚香岩以迄迴光岩，當洞之北，余等決右出而左歸，乃先循東行，沿途修篁計樹，蔽日參天，俄而抵潛歸和尚墓，墓正當海螺岩之底，岩勢斜撐而陡出，儼如巨艦之舵樓，岩上刻許煦題「海螺岩」三字，其下以灰沙築臺，方廣數丈，四週繞以石欄，兩側豎小石獅二，正中隆然如小丘，即潛歸之墓，墓上石碑題「別傳寺開山潛歸和尚塔」十字，墓旁石刻蜀普安鄭宗堯題「最上乘」三字，墓前羣竹環植，儼如衛士交戟，氣象堂皇，不失爲名人之塚，不知伊誰爲潛歸身後經營如此。前讀略傳所載，潛歸曾慘遭磨骨，而此墓阡完好如新，意必爲磨骨後有人所建，但不知泉壤之下，對於毒及枯骨者，曾爲厲鬼以報之否？今我神明華胄，又爲焚寺磨骨之遺孽，結連強暴，慘加荼毒，肝腦塗原，膏血潤草，已歷四載，魂兮有知，能默相我艱難恢復之業否？余自九一八後，憤倭寇之披猖，矢志爲斯民復仇，乃助十九路募餉械，輓芻粟，而十九路崩潰，（一二八之役，爲十九路等軍募餉百餘萬，又救濟殘廢軍人十餘萬，其後乃有閩變，至用痛心。）爲廣東親保甲籌國防，而廣州失陷，（民二十五年辦廣州保甲，並訓練壯丁，民二十七任籌國債百萬，皆付東流。）骨肉流離，家業盡毀，聞關域外，呼召忠義，然卒不得一當，今又襍被歸省，馳驅於嶺表之間，其千頓百折，初不減於潛歸，不知他日成就，正復何似？誦潛歸偈「刀刀只砍無花果」句，不禁中懷慄慄，舉目河山，低徊邱壘，真不覺百憂之益集也。

別墓東北行，岩石嶙峋，逞奇闢怪，足紆胸中湮鬱不平之氣，須臾抵長老

峯，爲全山最高處，峯腰形如大石鼓，又如胖佛偃臥而斜挺其腹，惟四顧童禿，杳無階梯，同游者悉感趑趄。後從山隈間發現小石磴，則如人腹之臍，始知扳擠有路，然小磴級高而狹，舉足着磴，不能盡容，其左右復無鐵欄鐵索之屬，可資扶持，倘一失足，下墜懸崖，其勢甚險，況其時余腿已僵，乃不復登，佇立山隈，觀屈公諸人爬行而上，氣咻咻然。後聞屈公云：峯頂有亭，可憩游客，從亭上俯仰雲山，吐納萬彙，領略大自然界之神工鬼斧，誠足使斗室襟懷開豁萬里，惜其亭無題，屈公爲題妙觀臺以補之，并賡以一聯云：

俯納萬千度盡衆生方作佛，仰觀宇宙窮無彼岸□□□（按空白處原稿爲見真功三字，但核與出比方作佛三字對仗不工，疑必有誤，然又未暇以書質諸屈公姑闕疑焉。）

長老峯爲本山東行盡處，下峯西返，後折而北，則爲舍利塔。塔基以赤石爲臺，方廣五六丈，臺之四週環以赤石雕欄，塔屹立於中央，形如四方柱體，其四面佛像，亦以赤石雕刻，雖爛漫不可復辨。（塔頂蓋已毀）而壯闊氣象，尙足瞻仰。離塔北行，林木陰森如翳，純和和尚忽揚言於衆，請拾紅豆以留紀念，旋俯首舉杖爬剔徑上落葉，良久而後得一粒，以兩粒贈余，其形如小扁豆，而滴血凝丹，鮮研可愛，視粵人以供食饌之紅豆迥殊，和尚告余，唐詩所稱「紅豆生南國，春來發幾枝，勸君須拾取，此物最相思」，即是物也。余觀其樹高若枕椰，一山僅植數株，就產豆甚稀，同游數人，而郭組長孝先所拾獨多，凡二十餘粒，問何故務得至此，曰：此物能久歷春秋，滬上商僧往往以鑲嵌鐲戒售客，每粒索值一元或數角，故婦女輩多珍視之，將攜歸以貺友好，勝於任何瓊寶也。余生南國四十年，離鄉日多，目睹此物亦自此始耳。

須臾略折而東南行，則抵雪岩，岩勢雄壯，豁人心眸，岩上刻「石寶天成」四字，爲康熙丁丑三韓高承爵所題，岩上建殿，供奉呂祖關公塑像，殿前平台，可列廣筵十數，越雪岩而北，循山徑右望，寶蓋觀音諸峯，安排如畫，復進，則爲雲岩，岩形如巨釜，又如舵樓，（丹霞諸峯，多作舵樓形，潛歸自號舵石翁以此。）岩底破屋數椽，爲會駐是間之軍人所築，中有大龕供奉三寶佛，渺小若兒童玩物（全山並無三寶，僅見於此。）岩前蓬蒿怒長，高與胸齊，撥蓬蒿而外望，形如寶蓋之山，約以十數，環列朝拱，高高下下，儼如靈鷲列目前，由長老峯至

119376
此沿途山泉流注，淙淙有聲，濕葉墊路，其厚盈寸。越雲岩而北，爲龍王泉，爲朝陽岩，無可紀者，而本山北行盡於是，乃折而南，從左支返，首抵迴光岩，其形亦如舵樓，雄壯與雲岩相埒，惟無題刻。岩左孤松數株，高逾十丈，支條刊落，恍若桃榔，世所希見。其南爲草懸岩，岩前雜草下垂如鬚，以是得名。岩勢彷彿類迴光，亦無題刻。又南爲返照岩，晚香岩，皆平平無足異，未幾，即返抵丹霞洞，而通於精舍矣。維時日已亭午，余等尙未朝食，乃就精舍朝食，已復爲下午之游。

下午之游，起於夢覺閣，迄於錦石岩，是爲丹霞山脈第三支。夢覺閣位於精舍之西，形如十丈堡壘，氣象雄偉，僅亞於丹霞山門，惜無題刻。越此則爲錦岩，錦岩之脈甚長，迤邐相聯，峯巒十數，每巒高必在十丈外，闊必在五丈外，巒底必有廣場，可供建築。其有名者，如閻王岩，岩內建十皇殿，供牛鬼蛇神塑像甚夥，余頗怪之。復進，則爲毗盧岩，岩內建庵宇數椽，供奉神祇益多，至於不可名狀，余益怪之。旋見庵旁小房，出女冠數輩，奉山茶餅花生之屬以款客。老者年約八十餘，雞皮鶴髮，少者年約四十餘，粗衣推髻，皆儼然有義皇風，問其姓字，最老者曰衛月儀，次曰朱桂蘭，自言本山當家。又次曰李至仙，爲衛氏之徒，皆始與人余詢其何修而得居此。曰錦岩與丹霞分疆而理，舊有香田甚富，後爲劣僧騰芳盜賣殆盡，水南宋氏修土某，心爲不平，驅僧去，并斥資爲贖田產，使余等力耕以奉香火，迄今已數十年矣。問足瞻養乎？曰年可穫穀千斤，差足具體粥。余乃恍然此岩爲丹霞之甌脫，而以諸女冠主持其間，宜其供奉佛道，糴雜無章。諸女冠旋導余等至錦岩，岩勢偉岸，爲丹霞第三支之冠，岩底有紫色石紋一道，闊約尺餘，長十丈許，狀若蜂巢，橫綴壁間，安者相傳以爲古代龍鱗，其實則海底化石而已。岩所蔭地方廣五六丈，諸女冠又爲建四楹大殿，雜置釋迦藥師阿彌陀及十八羅漢諸天神佛塑像，朝夕禮拜，光怪陸離。岩左上側刻宋淳祐丙午趙汝來書「錦岩」二字，大逾三尺，礪土如新。余疑淳祐去今數百年，果爲當時鑄石，則風雨侵剝，塵埃沾蝕，必不致赫赫若此，疑爲後人磨製，然亦無可考據，則姑置之。岩右側刻詩甚夥，碑記亦六七石，茲擇其雅馴可讀，而又足備掌故者一篇錄如下，以存丹霞別支之文獻。

〔錦石岩記〕茲岩肇自唐宋，代有方外士居之，而一覽一軒未置也。南宋崇寧間，居士號法雲者，羅衆百餘，開山建庵，而錦石之名始聞於天下。景

泰壬申，有僧號清行者，率徒淨壽來岩，徧化善信，而處士譚祖福李克諒劉以寬譚彥純譚惠信輩，資金施口，裝飾諸像，鑿石爲階級數百丈，斷石爲欄，千數百尺，製石爲香棹十八座，平壘危險，營構堂皇，迥然爲南方勝境地。成化乙酉間，清行圓寂，而淨壽手植松杉數千株，歷歲已久，羣木蓊茂，間取其可材者，構伽藍堂六楹，廊房二十八楹，岩之下構庵五十餘楹，古蹟獅子岩已頽，亦從而鼎新之，岩無常住田，乃募財買田二十餘畝，率徒躬畊，以備齋供，淨壽之功，視若師更多也。岩頂有天然庵遺址，成化癸巳，慈志募緣重建，修行悟道，矢不他適，得非知止者乎？二僧者，恐前蹟之不彰，慮己功之無述，詣余請記，鐫石以傳其事，不得已，於是乎書。（作者軼名）

錦石岩爲丹霞第三支盡處，余等山游之局，遂止於此。溯自結隊登山，爲三月七日之暮，迄錦岩罷游，爲三月八日之暮，所耗時間，僅爲地球自轉一週，而丹霞三十餘峯，已悉爲我輩履齒所經，所未到者僅一二耳。嶺表名巒，一日而盡攬其勝，誠屬人生一大快事。然於欣賞之餘，有五事不可不爲後游之人告者：（一）丹霞山勢，無一不成物象，確非常山可比，論其作風，頗與桂林彷彿。據考古學家意見，隆古之前，其地必爲海底，而是山則爲海底之沙沖積石層，故海水既枯，則蘊藏巨浸中之怪石奇岩，乃破空拔地而出，有縱橫二三十丈，形如石碗之龐然巨物，兩相堆於一墩之上者，其鬼斧神工，至堪使人咋舌，以視九龍宋王臺之巧瑣石，直如小巫之見大巫。（二）登臨瞻眺之人，往往覺丹霞之可愛，不在內觀而在外望。蓋丹霞諸峯，內容偏仄，並無廣場，可建巨剎，以與衡嶽南普陀等福地相輝映。（游後，余曾問屈公，丹霞當得何種品題，屈公沈思有頃，曰可稱小家碧玉，此殆曾經五嶽之言也。）惟登高外望，則奇巒怪岫，往往令畫工欲爲難得，恍如立造化洪鑪之前，觀大陶師塑土象物，壺觴鐘鼎，三三五五，棋列星羅，使人一望一擊節。（三）丹霞之可游，不止在丘壑間，而在其所蘊藏一段民族痛史，當然吾粵新會之崖門，並傳不朽，已詳前論，茲不復贅。（四）丹霞尙有一特殊勝處，聞老於游者云，游霞宜於晴不宜於雨，晴時味爽早起，登山峯高處，佇觀日出，每見雲濤萬頃，火輪吞吐而起，風景頗不殊於泰嶽，日入時亦然，惜余等游時，適當雨後，天陰氣晦，莫睹其勝，良用惋惜。（五）丹霞雖以奇蹟崛起粵北，然千百年來，仍黯澹而弗彰。

東坡會服官嶺南，且素嗜游，固未齒及；即粵中革命諸子，亦未聞一爲標榜，坐令騷人雅士，耳不聞丹霞之名，目不辨丹霞之色，山靈寂寂，寧不笑人。現聞李公伯豪，有意彰潛德而發幽光，行且助南華住持盧雲，重建是山，用廣游觀之美，丹霞其將與終南、崆峒、姑射、匡廬、天門並駕乎？則此記爲不虛矣。

余等是日罷游，仍宿丹霞精舍，詰朝始相將作歸計，屈公乃以水陸所宜決諸衆，於是張委員等建議，來時以車，則歸時宜以舟，蓋泛錦濱、兩江，而觀夾岸之山色，其趣亦不可多得，衆趨之。遂由晨八時始，結隊下山，從丹霞之麓，棹

舟至午後四時，乃抵曲江，凡經歷八小時，雖在上游濱水途中，一舸容與，不感若何風致，然在上游錦江途中，則丹霞諸山，臨流翻翻，恍如渡江，名士一迎面而過，或相邀招，或相揖讓，至足繫人去思。及達仁化曲江之界，濱錦兩水，彼黃此綠，（濱水黃，錦水綠）同江而流，宜可匯合爲一，然千古以來，上下分疆，涓滴不混，若有天設界限者然，彼香江鯉魚門之河海分界處，誠不能獨擅其勝，是亦游霞餘趣之可紀者也。

三十年四月十日脫稿於曲江黃岡省振濟會祕書室

西藏宗教與政治之關係

冷 亮

一 引言

世界政治進化之公例，必自神權進而爲君權，由君權而民權；今世界各國政治多已進至民權時代，而吾國之西藏地方，猶獨滯留於神權。推其進化扞格之原因，地理環境固佔重要，而喇嘛教之迷信思想，實爲主因。西藏文化爲佛教文化，凡人生觀念，社會形態，經濟慾望，風俗習慣，莫不受佛教文化之薰染，其反應於政治者，是爲神權。佛教起源於印度，第七世紀傳播於西藏，迄今千有三百餘年，今猶如昔，教義方面未有何種重大演變。佛教原有哲理與迷信之兩方面，西藏地勢高亢，氣候酷寒，人民精神顛顛，知識低下，易接收迷信之方面，筆者平昔研究西藏之學術，歸納言之，曰五明之學，即內明、因明、聲明、工巧明、醫藥明是也。其中內明與性理之學相近，因明性質略近邏輯之學，聲明略當文字音韻之學，工巧明爲工藝技巧之術，醫藥明爲醫方藥物之術，此蓋屬於顯宗者。至其密宗，則爲不可思議之神祕，司神傳而不可言宣，教人注重今生精神上之苦修，以期來世達到虛無飄渺之仙境，故佛教之人生觀，以時間言是爲出世主義，其表現於生活方式者，爲極端之刻苦，而不重物質之享受，喇嘛衣鉢相傳，固無恆產，此其一。又佛教說道之對象爲「衆生」，

釋迦牟尼有言曰：「有一衆生不成佛者，我誓不成佛。」所謂「衆生」者，以今言釋之，不僅限於人類，即動物植物，凡有生命者，莫不爲「佛尊」所引渡。故佛教之人生觀，以空閒言是爲世界主義，是以一般喇嘛乃係無國家觀念，無民族思想之人也，此其二。其與我政府培養國民之國家觀念，灌輸國民之民族思想之政策，是否融洽而不衝突，同流而不批鱗，此一大政治問題也。政府研討治藏政策，不可不注意及之，而欲謀西藏政治之改造，更非先研究其宗教不爲功，筆者不敏，願就此問題一加檢討，以爲勸募之獻。

二 喇嘛教之生命輪迴說

西藏喇嘛教宗派繁多，經典充棟，吾人無暇研究及此，惟其有一基本觀念，即靈魂不滅，生命輪迴（wheel of life）之說，內地佛教徒所謂「永生」，西藏喇嘛所謂「朱古」，
(འཇུག་པོ་)
(འཇུག་པོ་)，
，蒙古人所謂「呼畢勒罕」，
皆是此意，此爲吾人研究西藏宗教與政治者，不可不知，茲略述如左：